

邓颖超:为了周恩来的最后心愿(上) ◆ 徐天

1975年的一天下午,北京解放军305医院一层西侧的周恩来病房。

周恩来望着坐在床边软椅上的邓颖超,忽然开口说:“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话没和你讲。”邓颖超看着他的眼睛,语调深沉地说:“我也有很多的话没给你讲。”

两人不再说话,只是对望着。过了一会,邓颖超说:“只好都带走嘛!”

近40年后,82岁的赵炜向记者讲述了她目睹这一幕。

“什么《邓颖超日记》,你说是不是胡扯、荒唐?邓大姐这么有党性,怎么可能写那种日记?我在她身边呆了27年,没见过她写过一页日记!有些人就是为了借此攻击总理!”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赵炜有些激动地说。

周恩来的卫士、后任中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高振普同样告诉记者:“我们后来清理他们俩的遗物,没有看到任何日记。”

所谓的《邓颖超日记》,早在8年前周恩来逝世30周年时,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二编研部主任,现任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主任的廖心文就听说了。她告诉记者,她当时特意向据称启封了日记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求证,对方明确否认了这一说法。而消息中提到的另一个单位“中央理论研究室”,根本不存在。

今年2月4日是邓颖超诞辰110周年,日记之说卷土重来,更加添枝加叶,如说到周恩来向邓颖超倾吐了自己一生的若干遗憾云云。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周恩来确实惦记着几件心事,但绝非如“日记”所



1970年,周恩来、邓颖超和身边工作人员合影。第一排左一为赵炜,左五为时任中办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第二排右一为高振普

“邓大姐表现得和平时一模一样”

1972年5月12日,周恩来的尿常规中第一次检验出4个红细胞。医生马上向邓颖超报告,并跟她共同商量了说服周恩来进行尿液复检而不让他起疑心的办法。

副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负责协助医疗组留尿样。高振普记得,有一次他们陪同周恩来去广州,还在当地买了一个暖水瓶,送尿样回北京。

随着尿常规中红细胞的逐步增加,一段时间后,经京津沪专家会诊,由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任组长的周恩来医疗组向中共中央呈交了书面报告,称其病情确诊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力陈及早治疗的好

好处。

按照党内保健制度,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病方案,须经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所载,毛泽东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并建议不要开刀。“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遵照指示,医疗组没有将确诊结果告诉周恩来。

“总理心里很清楚病情,我们也清楚。总理知道我们很清楚,我们也知道总理很清楚。但谁都没有捅破。”高振普告诉记者。

1973年1月13日清晨,通宵批阅文件后的周恩来出现全程血尿,这是他确诊后发生的首次血尿。

医疗组立即向中央写了病情报

告,同时采用内科保守疗法维持,又勉强地拖了一段时间。

3月10日,经中央批准,周恩来终于在玉泉山进行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 and 电灼术治疗。邓颖超陪同前往。

虽然邓颖超从来没有透露过,但此时西花厅的工作人员私下都已知道了,周恩来得了重症。“邓大姐表现得和平时一模一样,无论表情还是动作,都没有表露出什么。”赵炜不禁感叹,邓颖超做地下党工作出身,自制力远非常人可比。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只休息了两周,便返回了西花厅。因工作繁忙,后续治疗断断续续。

当年10月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再次出现血尿,恶性肿瘤复发。1974年3月12日,他做了第二次膀胱镜检查 and 电灼术治疗,但效果极不理想,病症很快又复发了。

1974年6月,周恩来终于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这一去,他再也未能回到西花厅。

手术室前突然要“伍豪事件”的材料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要进行第四次大手术。

邓颖超一早就到了医院。留在西花厅的赵炜突然接到高振普的电话,说周恩来要看关于“伍豪事件”的文件,让她赶紧把记录稿送到医院。她愣了愣,不知道周恩来为什么在这种时刻忽然想起这份文件。

1932年2月,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曾用过的笔名)。启事系国民党特务伪造,三天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就设法在该报刊登了辟

谣启事,1942年延安整风时再次得到澄清。但是,1967年5月,红卫兵从旧报纸上看到此事后上报,江青等人又开始借题发挥。

邓颖超将西花厅工作人员全部召回一起,包括秘书、卫士、服务员、司机和厨师都来了。她介绍了“伍豪事件”的经过,要秘书赵茂峰从北京图书馆借出1931年和1932年间上海出版的几种报纸,查找关于此事的原始资料。

工作人员不分昼夜地翻报纸。旧报纸堆在一起有一人高,而且是竖版,找起来很是困难。但最终,他们从《申报》上找到了这两则启事的原件。

周恩来让赵炜请来新华社的摄影师钱嗣杰,将这两张旧报纸一一拍照留证。1967年5月19日,他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毛泽东没有表态,只简单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1972年6月23日,毛泽东让周恩来在“批林批孔”整风汇报会上讲一讲“伍豪事件”,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真相》的报告。报告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会议处做了录音,并根据录音整理出了文字记录。

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会议记录将由周恩来签字,之后录音、文字记录和所有相关资料将存入中央档案馆,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党委存档。

但不知道为什么,周恩来看完了会议记录稿后,却一直没有签字。记录稿就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里保存起来。

爱:外婆和我

殷健灵



8.今天您的生日

这时候的外婆已经不太能表达,不能表达饥饿、疼痛、伤心或者难过,连食物好吃不好吃也不说。她只是长时间地沉默,听凭别人的摆布——你让她起床,她就起床;你让她如厕,她就如厕;你让她努力站起来,她就配合你站起来……

衰老仿佛黑色的影子,我们看不见它,却能感觉到它正每分每秒地以加速度疯狂侵蚀外婆的身体。当一个人生命的钟摆摆动的频率越发迟缓,衰退便狞笑着加快了步履。我担心着,外婆的两只胳膊是否也会因为我们的用力搀扶而变成青紫的颜色呢?但是,直到外婆永远离去,我都无法揭晓这个答案——天气太冷,且外婆过于衰弱,我再也没有机会给她洗澡,没有机会仔细观察她的身体了!

外婆身体的新陈代谢已经变得很慢很慢,她在父母房间里睡了两夜之后,两侧胯部出现了褥疮。妈妈需要精心护理她的褥疮。她让爸爸去药房买来褥疮膏,每天数次给外婆敷药、换药。我们又想了许多办法,买来局部防褥疮垫圈,让外婆垫着入睡。但才过一夜,身体与垫圈接触的部位又出现了新的褥疮。我们只好再在网上寻找别的办法。

起初几夜,外婆在父母房间睡得安静。后来,她开始整夜大声说梦话,吵得父母无法休息。实在支撑不下,妈妈考虑到外婆半夜不会随意起身了,不太可能发生意外,一周后,还是决定让外婆睡回自己房间。

对这个举动,外婆并没有什么反应。就在半年前,每天只要到了睡觉时间,我或者妈妈送她回房间时,她都要反复要求我们和她一起睡。但是现在,她连这个要求也不会提了。她每晚安静地上床,乖乖地睡觉,到了后来,她连自己翻身的能力似乎也失去了。

虽然外婆起床行动都很困难,但妈妈和我都不愿意让外婆就此卧床,希望她能尽可能地保持一些生命的活力,因此,仍旧每日勉力地帮助她起床,借助助行器走到沙发那里。然后,几乎是在沙发上坐一整天。很奇怪,那

一整天,即便喝过水,外婆小便的次数也很少,好像是有意为了不让妈妈费力似的。她嘴上不说,却仿佛知道,我不在家,妈妈一个人搀扶她是超出她体力的

极限的。

1月24日,阴历十二月十三,是外婆的生日。早先曾计划去顺风饭店吃生日饭,考虑到外婆的状况,我们决定不去了。1月20日,恰逢周日,我休息在家,买了一个21CAKE的朗姆酒蛋糕,爸妈下厨做了些菜,准备提前给外婆过生日。那一整天,外婆精神萎靡,神志不太清楚。我在她耳边说:“今天您的生日。”她也反应不大。吃晚饭时,我喂她吃了一小块蛋糕,她坐在饭桌前,吃得缓慢而艰难,但还是吃完了。我给她找了一张相,照片中的外婆,两手无力地扶着桌面,头耷拉着,昏昏了一般。

1月21日,外婆精神略好,晚饭居然没有让我们喂,是自己吃的,而且吃得干净。开饭前,她还念叨着:“明高怎么不来?”(明高是爸爸的名字)我说:“明高在厨房里炒菜。”很庆幸,以后几日,我用Ipad拍下了外婆最后的几张照片,还有两张我和外婆坐在沙发上的自拍合影,分别是1月21日下午6点39分和2月1日的傍晚。照片中的外婆戴着妈妈给她做的粉红色围兜,面带微笑,表情自得其乐,气色看上去也不错。

我终于在网上搜索到一种效果显著的防褥疮气垫床。1月24日傍晚,我和妈妈一起再次光顾那家康复用品商店,给外婆买来了轮椅和那种防褥疮气垫。我们回来时,爸爸已喂外婆吃过晚饭。爸说,都吃完了,胃口还好。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外婆一直是吃婴儿辅食,各种鱼泥、肉泥、果泥、蔬菜泥,和米粉或者面糊拌在一起。她的嘴里没有一颗好牙了,吞咽功能也衰退了。我低头看看外婆,她与其说是坐在沙发上,不如说是半躺在靠垫上。她连坐的力气也没有了。

见到我和妈妈回来,又看到新添的轮椅,外婆强打起精神。我们把她扶到轮椅上,推着她在房间里走了一圈,她有些高兴。然后,回到她的房间里,她在一旁看着我们在她的床上铺气垫,看着气垫一点一点充气,鼓胀起来。她伸手轻轻触摸了一下坐在床架子上的爸爸的腿,似乎想说什么,却没有说。

32.惊出一身冷汗

一大清早,衙役皂班就四出街巷,招来了许多早起忙活的堕民。县丞、典史、巡检又各带人去到左近几处寺庙,遵知县大人命,刻意邀集了些许的僧侣沙弥。段光清今日要亲赴羊庙。一路之上,触目惊心,犹觉四下弥散着杀气和血腥。日后段光清在他的《镜湖自撰年谱》记下了当日所见:“现场惨不忍睹。上田下河,死尸乱倒,田泥血汗,河水红流……”

听着动静,周祥千走出山门,看见官道上有一拨人马慢慢过来,先是一顶官轿,又见纸钱抛撒间,一群黄色袈裟的出家僧人一边合十默念经文,一边随着走来。少顷,队伍停下,段光清从官轿上下来。周祥千看那县令,有五十来岁年纪,比之吊眼皮冯翊,自有一付沧桑威严之貌,眼神率犀利锐利,神态沉稳不乱。

段光清面对大路上严阵以待的“迎候”人众,晓得那领头之人的就是周韩村的周祥千了。段光清当下就平稳说道:“本官今日来此,是以石山弄十三个乡民,换回被你等拘押在此的朝廷命官!”十三名乡民换一个几成累赘的官将,周祥千觉得正中下怀,于是即对左右人官说:“去将那官爷带来!”

正在此时,东面扬起一片尘土,跟着便是人影纷乱,脚步杂沓,原来是九分带着石山弄的众乡亲风风火火地赶来了。俞能贵于宿醉中被人推醒,提刀押着那无帽无靴、衣衫褴褛、浑身污秽的官爷赶来了。“昨日要换不换,今日却来找死!”九分这时没等秀才发言,一步上前挤开阿贵,割断了官爷身上的麻绳。那边十三个人松绑后,迎面跌跌绊绊地跑了过来。大家拥作一堆,好不高兴……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乡亲们忽然发现,十几个乡亲一夜之间全都鼻青眼肿,遍体鳞伤!再看那官爷,这时早已由兵勇拥着,快马加鞭,一溜烟地往城里去了。这一下子,大家就不干了,发辫盘头、衣衫不整乡民按捺不住,他们手握刀枪,日爹娘操地高声叫骂着,一边就激愤凶狠地将县太爷团团围住了!俞能贵一看机会来了。现在杀他县令,就没有什么顾忌了。

段光清见俞能贵眼色阴狠,一脸狰狞,伺

机逼上前来,自己却又无处退身,陡然就惊出一身冷汗!

幸得周秀才举手喝阻,才没有发生意外。段光清于是神情凝重,大声说道:“众位乡亲,你等何不想想,昨日在这田滩河沟,你等乡民杀了多少官军?你们怎么就吃亏了呢?”

此语一出,骤然在狂躁的热气中洒了一瓢凉水,周祥千与众乡亲就一起动着了一颗心念:县太爷这说的倒也是。大家方才的激愤,顿时就泄了一多半,连握刀持械的身手,也松弛了下来。

这里还没有消停,人群忽又闪开一条道,只见张潮青包扎着肩膀,吊起一只胳膊,另一手提刀,闯了进来。他定睛看着那县令,如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你好个狗官县令!前日来村里张贴告示,隔日便指派官军前来屠村!好不阴毒,着实可恨!今日不杀你,难平心头之恨!”说着便要提刀向前,众人“嗡”地齐声惊叹,鸦雀无声。

昨夜宿在横泾祠堂的李芝英,听得县令到了羊庙,顿觉是天赐良机。他对张潮青道:“今日务必杀此县令,以示我等全体之造反不归之念!”今日行得此事,方才可将周祥千彻底逼上绝路。

段光清刚又惊出一身冷汗,周祥千却将张潮青挡住:“潮青且慢,容我问过话来。”然后周祥千再次面对段光清,昂然喝问:“你段知县前些日先来村里问话,接着又贴告示,随即再出动大军扑杀过来,出尔反尔,是何道理?!”

乡亲听秀才问得有礼,跟着叫嚷嚷器起来:“对对!只问县太爷是什么道理!”“只问你县太爷,官军预备什么时候再杀过来!”“你县太爷不要忙着收尸,免了等下官军又再杀来,又要收拾一趟!”

段光清知道在此关头,必须按捺住心神,有理有节,进退有据,他当即朗声说道:“你等前日聚众进城闹事,本县处置,仍以日前告示为主。至于巡抚大人遣派官军前来,其决断行止,自有他的主张,并未与本县商量。本县今日来此,只为交换人质,避免两相伤害,又为收殓官兵尸骸。这些死难官兵,也只是吃着官粮,受着差遣,况且天气正是潮热,不消多时,这些尸体必定腐烂恶臭。现在让死者尽快入土,才是人情天理!”

鄧變一八五二

徐姓氏

